



鎮館之寶飾綽絲邊緣絹棉袍

中西合璧見證絲路千年文明

喀什地區地處絲綢之路新疆段南北兩道交匯處，是中華文明向外傳播的門戶和外來文明進入中國的重要區域，自古以來就是東西方文化交流薈萃、文明和諧共生之地。

喀什地區博物館藏品5000餘件（套），其中一件飾綽絲邊緣絹棉袍，為宋元時期織物，是國家一級文物，被視為喀什地區博物館鎮館之寶。千年來，這件文物如何講述東西方文化交流故事？它承載了怎樣的「絲綢之路精神」？

◆ 総合中新社報道

中國是絲綢的起源地，新疆是絲綢及絲綢技術向西傳播的關鍵區域。1976年在烏魯木齊附近天山阿拉溝墓葬發現的鳳鳥紋刺繡絹，是新疆發現最早的絲綢，表明戰國時期絲綢已進入新疆地區。公元5世紀前，新疆境內形成了龜茲、疏勒、高昌、于闐等紡織中心，已織造出具有自己特點的絲織品。在絲綢傳播的過程中，除了絲織物本身及其製作技藝，絲綢所蘊含的「和合共生」的中華文化也一併向外傳播。

織工藝結合絲綢技術

今俄羅斯聯邦戈爾諾·阿爾泰州烏拉干區巴澤雷克古墓（第五座巴澤雷克古墓冢，屬於公元前5-4世紀），曾在1949年出土1件馬鞍，鞍褥以華麗的中國絲綢做成，上面繡着開花的樹枝，神鳥鳳凰飛舞其間，表明當時中國絲綢已走向世界。

學界研究認為，中國織絲在工藝和技法方面源於西域織毛。從世界範圍來看，距今3000年前就有織工藝，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圖特摩斯四世墓出土的3件麻布，使用了織織技法，織出在蓮花和紙莎草中的阿門諾斐斯二世肖像。後來，織麻演變為織毛，逐漸向東傳播，傳入新疆地區。研究表明，在新疆的鄯善、且末、和田、喀什都曾發現織毛織物，早期織毛織物來自西方，而新疆喀什地區巴楚縣托庫孜薩來遺址（唐代）出土的織毛織物產自當地。

相較前朝，唐代對西域地區的管理大為加強，西域地區政治穩定、經濟繁榮，文化藝術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。在通過絲綢之路進行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歷史背景下，從西方傳入的織織技術與中國的絲綢技術在西域完美結合，產生了織絲，之後東傳到中原地區。毫無疑問，飾綽絲邊緣絹棉袍是古代中國勞動人民兼收並蓄的創新之作。

西域貴族追捧中華文化

飾綽絲邊緣絹棉袍是宋元時期的織物，採集於新疆喀什地區麥蓋提縣克孜勒阿瓦提鄉，為國家一級文物。它以青色絹為面，黃色棉布為裡，通袖長2.85米，袍長1.25米，開襟交領，窄長袖抬腰寬襠；前襟、領口、袖口和下襠邊緣鑲嵌綽絲裝飾，部分綽絲花紋飾金線。

古代絹絲可以泛指蠶絲。今天說的綾、羅、綢、緞、絹，都是用蠶絲織成的紡織品。它們的主要區別在於因紡織時經緯線的交疊關係不同，從而出現觸感、光澤度等方面差異。絹類織物為平紋組織，質地輕薄，堅韌挺括平整。

綽絲又稱「刻絲」，以桑蠶絲為原料，採用「通經斷緯、生經熟緯、細經粗緯、白經彩緯、直經曲緯」的獨特技法，挖織出圖案和花紋，織物質地堅實挺括且雙面效果完全相同。飾綽絲邊緣絹棉袍的綽絲花卉兩側連珠紋，極具西域特色，花卉圖案粗狂奔放；綽絲中使用金線，是元代出現的綽絲工藝。

據新疆喀什地區博物館文博副研究館員葉寶平介紹，雖然飾綽絲邊緣絹棉袍是一件產自西域的服飾，但質地、工藝、款式與中原地區的服飾具有一致性。宋代以後，綽絲一直是帝王和貴族追捧的對象，有「織中之聖」和「一寸綽絲一寸金」的美譽。飾綽絲絹棉袍上使用了絲綢、綽絲等高等級材料、工藝，一方面反映這件服飾等級較高，另一方面也體現古代西域貴族對中華文化的追棒。絲綢一直是新疆古代貴族熱衷的物品。新疆古代勞動人民學會了養蠶採絲，便開始紡紗織綢的生活。喀什、和田古代居民在傳統工藝的基礎上創造了新技法，生產出被稱為「布穀鳥翅膀的花」的艾德萊斯絲綢。這種絲綢採用中國古老的紮經染色工藝，按圖案要求，在經紗上紮結，進行分層染色、整經、織綢。染色過程中，圖案因受染液的滲潤，有自然形成的色暈，參差錯落，疏散而不雜亂，既增加了圖案的層次感和色彩的過渡面，又形成了艾德萊斯絲綢紋樣富有變化的特點。千百年來，艾德萊斯絲綢不僅流行於西域，還銷往中原。公元10世紀，于闐國王曾帶着大批和田編織的「胡錦」「西錦」到中原進行商貿交往，受到王公貴族喜愛。直至今天，艾德萊斯絲綢仍然深受新疆民眾青睞。無論是節日還是平時，他們都身着艾德萊斯服裝。

織工藝承載絲路精神

葉寶平表示：中國精美的絲綢西傳至歐洲，而綽絲工藝跨越時空，從遙遠的埃及和兩河流域，沿着古老的絲綢之路傳至中國。博大精深、兼容並蓄的中華文明將這一外來的紡織工



飾綽絲邊緣絹棉袍

新疆喀什地區博物館供圖

藝逐漸中國化，中國人將傳統繪畫和裝飾紋樣融入其中，使人類最原始的紡織工藝成為極富感染力的高雅藝術品。自唐以來的一千多年裏，中國勞動人民不斷將這一技術創新、提高和傳播，使它充滿生機和活力，為中國的紡織史、藝術史增添了精彩篇章。

絲綢之路不僅是商業通道，還是人文社會的交往平台，多民族、多種族、多宗教、多文化在此交匯融合，形成了不同種族、不同

信仰、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可以共享和平、共同發展的「絲綢之路精神」。

飾綽絲邊緣絹棉袍是「絲綢之路精神」的具體體現，是不同文明交流互鑒開出的燦爛花朵。同時，飾綽絲邊緣絹棉袍本身也充分說明，處在世界文明十字路口的新疆扎根於中華文明沃土，兼容並蓄域外文明與中原先進文化，創造出獨具特色的地域文化，豐富了中華文化一體多元的內涵。



◆ 紅地羊角紋綽毛條殘毛布群組織圖。

圖源：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編著《扎滾魯克紡織品珍寶》

▼ 烏魯木齊市阿拉溝28號墓出土戰國鳳鳥紋刺繡。
圖源：新疆「四史」主題流動博物館



◆ 飾綽絲邊緣絹棉袍（局部）
新疆喀什地區博物館供圖



◆ 俄羅斯巴澤雷克墓葬出土（產自中國內地）戰國對鳥紋刺繡。
圖源：新疆「四史」主題流動博物館

恒
雅
藏
珍

● 作者：香港中華文化藝術推廣基金主席 李秀恒

小巧百搭的明清方凳

宋元之後，除了造型大氣的高椅之外，亦有搭配方几、方桌一同使用的方凳。這種長方形或正方形凳面的無扶手、無靠背方凳亦被稱為「杌凳」——「杌」者，「樹無枝也」，杌凳因此被用作無靠背坐具的名稱。由於古代有森嚴的等級制度，相對於器具被用作正式場合或供尊貴身份之人專用，杌凳的使用場合更為日常、隨意。

方凳的尺寸不等，體型較大的約兩呎見方，亦即約67×67 cm²，最小的僅為一

半。用材亦根據季節、用途而有所不同，有的為一色木製，有的嵌飾大理石，有的則採用藤條或絲繩編製出較為舒適的軟屨。

筆者收藏的一套「明末清初黃花梨羅鍋長方凳」，便是明代杌凳的典型設計，比例勻稱、整體光素、線條優美，四張成堂。採用藤編軟屨，由於藤蓆遠不及木材耐用，從明清時期流傳至今難免損耗，因此在近代曾被替換過。束腰之下，連接腿柱的橫樑為中間高兩頭低的「羅鍋根」，

◆ 明末清初黃花梨羅鍋長方凳（一套四張）

凳腿下端為內翻的馬蹄足。

另外，筆者的收藏中亦有一對「明末清初紫檀門彩纏枝花木凳」，凳面四框內為門彩纏枝花卉紋裝飾的瓷板，凳身所有邊緣、凳腿皆鑲嵌有各種顏色的晶石，左右對稱，極為工整，為極為珍罕之作。這對方凳不但能在夏季帶來清爽宜人的使用感，即使只是作為擺設，亦充滿了賞味之處。

在去年的《香港珍藏大展》中，亦有一件特殊的杌凳——明末清初黃花梨交杌。

交杌的來源則更為遠古，早在《後漢書·五行志一》中便有記載：「靈帝，好胡服、胡帳、胡床、胡坐、胡飯、胡箜篌、胡笛、胡舞，京都貴族皆競為之。」其中的「胡床」便是源自西域遊牧民族的交杌，其造型輕巧，可摺疊便攜作為出遊坐具，歷史比固定設於廳堂之內的杌凳更為悠久。



◆ 明末清初黃花梨交杌



◆ 明末清初紫檀門彩纏枝花木凳（一對）